

花兒落了，秦阿姨走了！

• 董毓蕙

八月十二日夜，玲玲電話中告訴我：「秦阿姨昨天晚上走了！」

不，這不會是真的！不是星期天她們才到台北醫院想看看她嗎？家玲形容她去探望的經過：「我在病房門口，只見秦阿姨兩眼看著天花板，見到我，就把頭埋在被裡說：『等我回去。』」秦阿姨是不會輕易被打倒的，大家都在等她能吃東西胖點後再說，我們都在—等—她—回—來！。



▲ 遺像(照片/文字：邵錦昌教授)

這不應是真的！早知道就該去台北探望的。一個晚上輾轉，想到第一次進慈愛齋見到的就是秦阿姨炯炯的眼睛。想到每次我為沒有「早知道」而懊悔時，她就一面看著我一面慧黠地說：「哼！天下沒有早知道，只有後悔遲。」想到幼失父母的她，是怎樣孤身從河南老家到了台灣，再一路紡織廠、華僑中學、台大最終到了交大。想到她怎樣從一個梳著兩條辮子的美麗春花小姑娘，到堅毅幹練的女生輔導員。想到幾年前她才有了屬於自己的定所，最後體重卻瘦到三十幾公斤。躺在病床上，已屆人生冬景的秦阿姨，在兩眼看著天花板時到底在想什麼呢？孤寂時，她會想到她全心鍾愛了二十多年的交大女生們嗎？心比天高的她，在年華搖落之際，也會估量著「芳意竟何成」吧！



▲ 孫建華教官致詞(照片/文字：邵錦昌教授)

這竟是真的了！其實母親節後，她即感身體不適。六月中旬，一吃東西就會吐，所以每日或吃三片蘇打餅乾或食少許西瓜。七月中，因無力開門，所以不見訪客。月底，在姪女小明及夫婿劉富貴的護送下，進入台北市立陽明醫院，檢查結果不幸再度罹患食道癌，瘦弱的病軀已不堪化療，只能以點滴維持，八月十日才在食道裝了一個軟管支架，以便進食，卻在第二天就走了。

八月十六日的清晨，我們一行十一人由孫教官夫婦、林金滄教授夫婦開著兩輛休旅車，趕往高雄大寮鄉，送秦阿姨最後一程。幾個小時後，車子下鳳山交流道轉接八十八號快速道路。基督教天恩玫瑰園愈來愈近了，心卻愈來愈痛了。十點三十分，大家魚貫下車，走上小坡，「秦冠文姐妹安息聚會」的牌子就在目前。聚會十點開始，我們又來遲了。

安息會中，孫教官形容得真：秦阿姨像一枝孤挺花，永遠挺身不屈；王玲玲分享秦阿姨堅硬背後的溫柔面。照片中的秦阿姨眼光炯炯，只見她淚流滿面的姪女告訴我們：星期三的下午四時，她正在新竹整理姑姑東西時，忽然接到醫院病危電話。她一面緊急聯絡妹妹先趕赴醫院守候，一面祈禱姑姑一定要等她趕回，當時一度已掉到二十幾的脈搏，居然回復正常。昏迷中的姑姑展現驚人的意志力，一直等到晚上，小明、富貴及每天去看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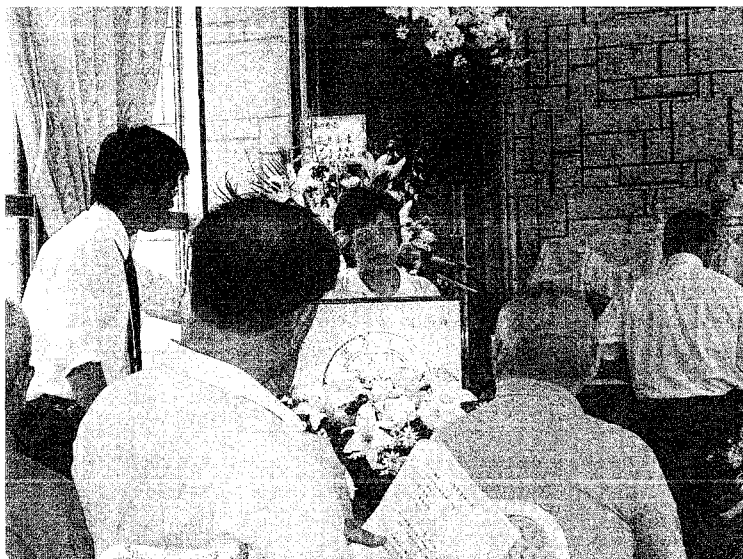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幾位好友：王玲玲、董毓威、李莉莉、張台生、陳茂傑(照片/文字：邵錦昌教授)



的兩個孩子都在身旁，在親人圍繞中，安祥地走了！「星期二，裝上食道支架後，姑姑喝了一罐雞精，所以，她是飽著走的！」小明的話溫暖了大家含淚的心。

告別的時間到了，富貴捧著一籃蘭花，大家拿著蘭花走向前去，把朵朵的花兒灑落。蓋棺前，富貴把剩下的蘭花仔細、溫柔地鋪在姑姑胸前。臥在棺中的秦阿姨，看來安靜平和。您一定欣慰當年自己慧眼支持的姪女婿，始終是這般貼心深情吧。告別是悲苦的，但是還有什麼比蘭花更配您呢？我們跟著棺木走出安息會場，看著棺木上了車。回去了，秦阿姨！在天國中，您不孤獨，您的父母親人正「等您回去」。



▲ 王玲玲教授致詞（照片／文字：邵錦昌教授）

花落了，秦阿姨走了！走過了您「幽獨空林色」的孤挺人生，塵世的芳華已謝，您知道，那芬芳美好的開花美意，在另一個世界終將圓成。

後記：寫這篇文章時，有些記憶是非常鮮明的：「我女生」是您對交大女生的稱謂；秦阿姨一生未婚，這些都是您的孩子，每一提及，任誰都能感受您的愛與驕傲。如果有人膽敢對「我女生」有半點兒批評或不利，保證他吃不了兜著走！「只給不受」是您的另一特色，有一次，秦阿姨臥病慈愛齋，我坐在您的小床前，不自覺地替您掖了一下被頭。日後，您竟溫暖得提了又提。相識二、三十年，除了接受，能為秦阿姨做的還真不多。這篇短文，除了要紀念秦阿姨外，也想把這令人不捨的消息告訴那些——「我女生」——您的孩子們。相信那麼多被秦阿姨關心的學生或朋友，一定可以讓這樣一個交大傳奇，在交大的歷史中留下一個小角落。想到我們所有的愛與感謝，秦阿姨都不會也不能拒絕，讓人不禁淚中也要帶笑了！